

好房客

英国现代短篇小说选



图书馆

AO FANG KE

I561.4
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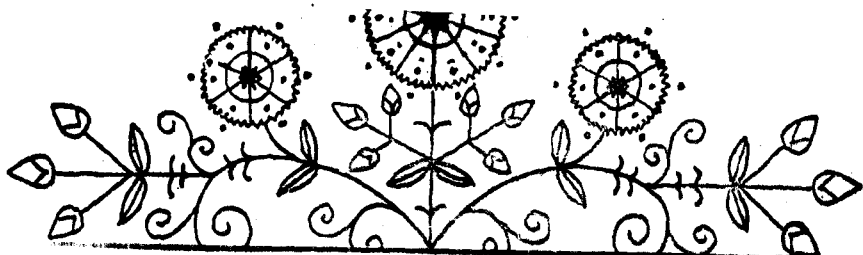
好 房 客

英国现代短篇小说选

梁守涛 樊兰英 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〇·呼和浩特



好房客

梁守涛 樊兰英 译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5 字数: 93千

1980年6月第一版 198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300册

统一书号: 10089·172 每册: 0.33元

内 容 简 介

本书共编译英国现代短篇小说十一篇，均选自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1975—1977年间出版的短篇小说丛书。这些小说短小精悍，情节生动，大都以日常生活细节和小人物的生活遭遇为题材，通过不同侧面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金钱万能、尔虞我诈的社会本质，辛辣地讽刺了资产阶级庸俗不堪的习俗与空虚伪善的精神状态。有的则描写了资本主义社会青少年郁郁寡欢的心理与处境，寄托了作者的同情心。

所收作品故事情节简练，描写细腻，人物栩栩如生，内容含蓄而发人深思，富于艺术感染力。

责任编辑：李可达

封面设计：孟喜元

1561.4
50

1561.4/50

统一书号：10089·

每册：0.33

中华女子

目 录

舆论.....	弗兰克·欧康诺 (1)
二十先令.....	斯坦·巴斯托 (12)
等待.....	斯坦·巴斯托 (23)
花园会.....	凯塞琳·曼斯菲尔德 (31)
年轻的家庭教师.....	凯塞琳·曼斯菲尔德 (49)
直立梯.....	威廉·桑瑟姆 (67)
草原日出.....	多丽丝·奈新 (79)
旧居重访.....	约翰·崙因 (89)
男子汉.....	约翰·崙因 (103)
好房客	V·S·奈保罗 (117)
伤心的夫妇	V·S·奈保罗 (134)

舆 论

弗兰克·欧康诺

弗兰克·欧康诺（1903—1966）生于爱尔兰，
麦克城。他的教育大半靠自学。后从事小说写作。
擅于写短篇小说，并以短篇小说著名。他的小说多以
爱尔兰为背景。1931年出版第一部小说集《外宾》，接
着除出版几本诗集和评论外又发表了几部小说集。

《舆论》通过一位医生由于雇佣了一位年轻漂
亮的女仆而受到非议，以至一行一动都受人监视的
故事，揭露了资产阶级、小市民庸俗不堪的习俗与
空虚无聊的精神状态。

这篇小说运用第一人称的表现手法，情节发展
自然流畅。读后有身临其境之感。

现在，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是在想，在这样一个小市
镇上定居，该多好啊！你可以象个国王一样，生活在一所象
我那样一座花园洋房里，再有辆小汽车。这样，什么时候你
要找个朋友什么的，就可以开着汽车溜进城去。你是位在都
柏林为美国报纸撰写文章的作者，因此，你很可能会这样设
想：以为你能到这里来住下，写一些关于我们地方议会里象
麦克丹菲这样的人的事情，你爱写什么就可以写什么。请不
要误会我的意思。关于麦克丹菲，可写的事情可多着啦，就

是我自己，也常常聊他的事。我的意思只是说：你决不能长久这样下去。这小市镇葬送过比你更好的人，它也毁了我。请你相信我，我并不是一个软弱的人。

十年前，我刚到这里时的想法和你以及其他人的想法完全一样。那时——至今还是如此，——这个小市镇所有的头面人物，谁都不敢雇一个六十岁以下的女人当管家，因为怕别人说闲话。事实上，你可能已经注意到，这里的人，没有一个说得上是“婚姻美满”的。他们的终身大事都太草率从事了。

噢！当然，我不打算犯那样的错误。当我需要一个管家时，我就挑中了一个叫布莱迪凯茜的女孩子。她十七岁，非常可爱，家住在海边的一个村子里。当然，这事我处理得很谨慎。有一天，她在家时，我开车到了她家，看了看她们的村舍，和她母亲谈了话，还喝了杯茶。在这以后，不再需要任何人的推荐了。看得出来，如果布莱迪凯茜有什么做得不合适，她妈妈会马上纠正她的。最后，只有一件事我得问一问。

“有男朋友吗，布莱迪？”我问。

“没有，大夫。”

在她那纯朴的表情里，没有丝毫的欺骗。作为医生，很快就习惯了那种天真的神气。

“嗯，那么你最好是赶快找一个，否则我就不雇你。”

听了这话她笑了，似乎认为我在开玩笑。其实，我一点也不是开玩笑。没有男人的女管家或女佣人，就好比只有一只蛋的母鸡一样麻烦。

“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我说，“当你真的找到了男朋友时——如果你还没有男朋友的话——可以告诉他，就说我

说了，我的啤酒他可以随便喝，想喝多少就喝多少。不过，假如我发现你在我的威士忌里掺了水，那我可就要马上辞掉你。”

无论是对布莱迪，还是对她的妈妈，我都没看错。布莱迪虽没有在都柏林沙尔伯恩旅馆谋到工作的条件，但只要是她会做的饭菜都做得很好。她收拾过的东西，干净得就象本来就不脏似的。此外，她还能诊断病人的病情，比我这个医生诊断得还要准确。爱尔兰人当不了好管家，这是无疑的。但来自一个好家庭的爱尔兰姑娘，是什么活都会干的。当然啦，布莱迪是那么漂亮，所以，凡是来我家的客人，都要议论一番，那自然不过是妒嫉。他们自己不敢雇用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就是因为害怕人们说闲话。然而我知道，只要她有丈夫要照顾，就不会给我什么麻烦。

不，那破坏了我那愉快的家庭的是一件截然不同的事情。你可能不理解，但在这样一个地方，要人们给你付现金真是世界上最困难的事了。你想象到的任何东西，他们都会给你，就是不给你现金。在这里，无论什么事，都得靠他们所谓的交情。我想这一习惯，可能是商店老板给养成的。因为老主顾，通常都被认为是欠账者。假如他一旦把账全部付清，那可能意味着“交情”也完了。从此，老板和主顾便成了死对头。理所当然，人们认为一个有职业的人——律师啦、医生啦——应该跟他们一样，得的不是钱，而是礼物。什么小鸡、黄油、蛋、肉，多得连一大家子人也吃不完，不用说一个人了。要说友谊嘛，倒是好事，但不瞒你说，一个人在事业刚刚开始时，就得靠交情吃饭，这可不能说是件好事。

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个病人名叫威里乔科科拉恩，是格拉施安纳第施的。（这个可怜的人，去年死了。对于他的死，我已经平静了）威里乔似乎以为我总在挨饿。一个星期天，当我在教堂做完十二点钟的礼拜回到家里，走近酒柜去倒酒时，闻到一股刺鼻的怪味。医生的嗅觉总是灵敏的，当然我们应该如此。而且我知道，在找出这股味道从何而来之前，我是不得安宁的了。我找遍了整个房间，客厅，在走进厨房之前，甚至对我的卧室都扫了一眼。布莱迪是很干净的，所以我根本没有去想怪味和她有什么关系。我走进厨房，她穿着雪白的厨衣正在做饭。她看了看我。

“布莱迪，这是什么怪味？”我说。

她抱着双臂靠在墙上。在附近五个区里，再也找不到比她更漂亮的姑娘了。

“我告诉过您”，她用那细尖的嗓音说道，“是那一大块牛肉，威里乔星期四留下的，弄得满屋都是臭味，我简直没法办哩！”

“我不是告诉过你把它扔掉吗？”我说。

“您说过，可是没说让我把它扔在哪儿！”她那说话的口气，好象我是世界上最不讲理的人。

“垃圾箱出了什么毛病吗？”

“垃圾箱出什么毛病？没出毛病，只是打扫垃圾的人，要到下星期二才来。”

“那么看在上帝的面，姑娘，你就不会把它扔到墙外的地里去吗？”

“扔到地里？”她那声音尖得象只伤心的小鸟。“那人家该怎么说呀！”

“我不知道，布莱迪，你想他们会怎么说呢？”我说。
想使她平静下来。

“他们坏透了，会给您编出各种古怪的话来。”她说。

说真的，我不由地盯着她，来证实她的话是不是认真说的。这个十七岁，有着一张修女一样的脸的姑娘，正在提醒我几乎想象不到的事。

“喂，布莱迪，”我用开玩笑的口气说，“你该不会认为他们要说我把死尸从医院带回家来剔肉吧？”

她高声说：“他们说的比这还要糟哩！”看得出来，她根本没有理会我那丰富的想象能力。你是写书的，自然认为你懂得一些事情，但是我劝你，还是去听听这个小市镇里，行为端庄的姑娘们的交谈吧！

我吃惊地问“是关于我的吗，布莱迪？”

“关于您和其他人的。”于是，“天哪”！我冲着她发了脾气。

“如果他们这样做，你感到奇怪吗？你这个大傻瓜，还真往心里去！”

我一火起来脾气是够大的，有好一会儿，把她吓得比想到人们会说她些什么闲话还要厉害。

“我去叫堪菲克斯的男佣人来把这块肉拿出去，要不要给他一先令？”她说。

我生气地说：“还是把那一先令放进教堂的募捐箱里吧。我要去麦克马亨医生家吃晚饭，我自己会把肉拿走的。要是人们想说什么人的闲话，那他们就会说我，但我应该能顶得住。让我来告诉你吧，布莱迪凯茜，如果我是那种在乎别人说闲话的人，你这会儿就不会在这儿呆着啦！”

我对她很不客气，当然啦，我是生气了。可是不管怎么说，我还得在充满怪味的屋里喝我的酒、吃我的饭。布莱迪围着我团团转，象只吓坏了的母鸡。当我去拿那块肉时，她大叫了一声，好象我踩了她的脚似的：“唷呀！您的新衣服。”我说：“别管我的新衣服。”我用报纸把牛肉包起来，扔进了汽车后座。我可以告诉你，这可不是件愉快的事。我把所有的车窗都打开了，但那股味儿还是大得可怕。我开车穿过街道时，人们在我车后抬起头来，象猎狗似地嗅着。

这我倒也不在乎。可星期天是我唯一的休息日。在我没结婚的那些日子里，我几乎总是自己开车去杰瑞麦克马亨家吃晚饭，然后打会儿牌。我知道可怜的杰瑞多么盼我去，因为他的妻子对他喝酒管得很严。

我把车停在崖顶上来扔那块肉。当我正在找一个容易把肉扔下崖去的地方时，一个长得很丑的高个子乡下人朝我走来。他有一张伤感的长脸和一双愚蠢的眼睛。他的外表使我下决心不想让他知道我正在干什么。你可能会觉得作为医生，这么干未免可笑，可我就是这么个人。

“多好的夜晚啊！”他说。

“美丽的夜晚！谢谢上帝。”没容他为他的好奇心找个借口我就接着说：“多好的景色啊。”

“嗯”，他不高兴地瞧了一眼，“景色倒是不错，可这对非和它一起生活的人们，什么用处也没有。你不能从这里边赚钱。”说着，他开始仔细地观察起我来。我知道，我压根儿就不该开口和他谈话的。他说：“我想您是个艺术家吧？”你也许注意到了，我对于别人提问是很敏感的，这是

我所不能容忍的。甚至我从来不愿意去在电报上签个名，我就讨厌别人直截了当的提问。

我说：“你是怎么想的？”

“我想，”他说着，转过身又去看那景色。“如果你把它画出来，你得找到要买你的画的人吧？”

“那正是我所希望的。”

于是，他又转过身去看那景色，这回是更仔细地观察，好象那景色是在集市上出售的一头母牛似的。

他说：“我想，您画这样大幅的画，差不离能卖五英镑吧？”

“能，——还要多呢！”我说。

“十镑？”他那双眼珠子瞪得要突出来了。

“还要多。”我说。

“您疯了，”他摇着头说。“啊唷！根本就值不了那么多钱。难怪国家的情况这么糟呢！祝您交好运气！”

“好运气。”我看着他消失在路那边的岩石中了。我等着，过了一会儿，我看到他象山里的野兽一般从岩石后面向我偷看。而且我也知道，即使我在那儿呆到天黑，他也不会走开。他就是怎么也想不通，一张画就值一头牛的价钱。他可能在想，如果呆的时间够长的话，没准儿也能学会这套把戏，去画上足够换回一群牛的那么多张画。那个人满脑子想的无非是牛，而我也下了决心不让他称心如意地看见我到底要做什么。你可能认为我是个多疑的人，可我就是这种类型的人。

我回到车箱里，开车下山，驶到海边巴尼弗兰的小酒店。巴尼的酒店是这里最好的一家。巴尼这个人有点怪。他

个子高，容易激动，长着一对易怒的蓝眼睛和一根喋喋不休的舌头。他不断地斟满我刚刚喝干的酒杯。有三四次我话到嘴边，差点儿就要告诉他，我要干什么了。可我知道，当天晚上，他就会用它编造出一个故事，讲给他那伙朋友听，而且迟早会传到威里乔科科拉恩的耳朵里去。虽然威里乔是个坏人，我也不想伤他的感情。这是我的另一大弱点，我从不愿伤别人的感情。

当然这是不对的。因为我走出小酒店，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山崖上见到过的那个人，还和另外两个当地人，正在偷看我汽车后座上的那个纸包。这可真把我惹火了，我真受不了这种粗野的好奇心。

“喂，”我说。用肩膀把高个子推开，“我希望你看到了什么好东西。”

这时，巴尼出来了，用围巾擦着手，象老鼠似地呲着两颗门牙。

“那几个小伙子在捣弄你的车吗，医生？”他说。

“咦！怎么他又是个医生了？”山崖上的那个人对他的两个朋友说。

“傻瓜，那么你以为他是干什么的呢？”巴尼问道。

“我们听说他是个画家。”那个疯子说。

“那么我想，他是在找一个画你在班西恩的小茅草房的差事罗？”巴尼令人不愉快地微笑着问道。

那疯子严肃地说：“房子虽说不好，人可是老实的。”

“去你妈的，”巴尼骂着，攥起了拳头，“你是说我不是在他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认识他的吗？”

这个人又摇了摇头说：“没有人能知道别人的灵魂。”

“看在上帝面上，巴尼，别跟这可怜的蠢货浪费时间，”我说，“怪我不好，让他这种人出世，没有比当医生或在监狱里砸石头服苦役更没有用的工作了。”

“我不反对砸石头、服苦役的事，”山崖人乖戾地说，“没准儿，过不了多久，这儿有的人就会发现他们自己正在干砸石头的活哩！”

“去你的吧！”我喊着，把汽车朝杰瑞麦克马亨家开去。我向反光镜中一瞧，只见巴尼站在路中间，三个当地人围着他，正在指手画脚。这使我料到，虽然我下决心什么也没告诉他，但那天晚上，巴尼还是会给他的朋友们编出一个故事来。不过，不是关于威里乔的，而是关于我的。我也感到我这么干真是毫无必要。即使我是一个真正的杀人犯，想摆脱一具真的尸首，也不会比现在更加疑神疑鬼了。那我为什么这样呢？无非是因为不想让别人议论我。我不明白，什么使得爱尔兰人那么怕人议论。这并不是因为爱尔兰人做得事真的比别人有什么坏的地方，只是由于我们的行动，似乎给人这样一种印象而已。

我把车子停在去海湾边缘离各处都有一里左右的一个合适的地方。这样，我可以扔掉那块牛肉了。可是我的意志力好象动摇了。我在那条路上，慢慢地来回踱着并左顾右盼，来证实有没有人看着我。那时，我认为没有被人发现的。可是我看见一个农民，正穿过一块离我一里多远的山地。于是，我决定等他走开再说。这个决定，又是我的一个大错。因为当他一转脸看到有一个陌生人和一辆车停在路边时，他就停住了，象条老狗似地把头歪在一边。你知道，我不是在埋怨他，我谁都不怨，只是怨我自己。在那以前，我对神经

病人从未有过一点儿同情，他们总是疑心得了他们根本没有的病。可当时，我这个医生自己，却正在给自己安上了一种根本没有的病，而且什么借口都没有。

这时，那股味道已经臭得那么厉害，沾染在座套上的臭味几天也散不了啦。况且，杰瑞麦克马亨还在家等着我去喝威士忌哩！我不去，他妻子是不会让他喝的。可我不敢去，怕他笑话我。我又看了看，那个本来正穿过田地的人改变了主意。他走过来，到大门边，靠在那儿，点燃了他的烟斗，欣赏着海湾和山峦的景色。

这也太难为我了。我知道，就算我扔了那块牛肉，我的星期天也完了。我上了车，一直开回了家。于是，我走到酒柜前倒了一大杯酒，那一杯之大，足以与我的不幸相比。当我正要坐下喝酒时，布莱迪没敲门就进来了。我早就应该告诉你，这是我的一个错误，她在我家的时候，我从没有训练她养成敲门的习惯。我向上帝发誓，我看到她站在门口就跳了起来。我是很注意控制自己的神经的，象这样暴跳如雷还是头一次。

“我没告诉你吗，进屋之前要敲门！”我喊着。

“忘了，”她说，装着没瞧见我在生气。“这么说，您没去麦克马亨医生家罗？”

“没去。”我说。

“牛肉扔了吗？”

“没有。”我看得出来，她是在等我的解释。于是我接着说：“路上人太多。”

“就为了这个吗？”她面带得意之色说。“我想，咱们等天黑把它埋在花园里好吗？”

“我看行吧。”不知不觉地我已完全落入她的掌握之中。

那天晚上，我拿着铁锹，在后园挖了个深坑，布莱迪就把肉扔了进去。值得注意的是：这整个过程，我们都是低声细语，还不时瞧瞧路边别人家的房后，看是否有人在偷瞧。可是事情办完以后，我非常高兴，总算丢掉了精神负担，甚至对布莱迪也好起来。然后，我就去牙医吉姆当诺家里，边喝酒边把这事的全部经过告诉了他，于是我们捧腹大笑。

我说捧腹大笑，并不是说这件事有趣，在这事没办完之前，对我来说，根本没有丝毫有趣之处。你也不会相信，从那以后，那些关于我和布莱迪的流言蜚语。你会奇怪：人们怎能想象出那些事来，更不用说说出口来了。那一天改变了我的全部生活——啊！笑吧，笑吧！没等这事过去，这笑话竟成为话柄，而不再是可笑的了。在那以前，我从来毫不理会别人怎么看我，可打那以后，我简直连自己的影子都害怕起来。结果，由于我们成了众矢之的，我不得不打发布莱迪走了。自然，一年之内我就象别人一样结了婚。……呵，对了，我说的婚姻不美满，并不包括我自己，我和丽安太太过得很好。我说这些只是为了告诉你，如果愚蠢到要在这里定居，那么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象这样一个小城镇，能把铁锹折弯。如果你怀疑我的话，那只是因为你还不知道别人在议论你什么呢。